

拜禮

大隈伯爵閣下趨侍雖簡憂感弥深  
獻歲崇春伏想

多祉乃者連日披讀新紙述  
舉情竭力日登危念同之心痛思淚  
下詔國賊臣與我

皇上勢不兩立其始終必出於  
中事所以遲遲未敢發者畏  
情外惟友邦之執事身今內之則用能

絡術外之則施敷衍之方既歷數月  
自有討賊白爾之人亦遂無後  
暮遂矣西后之執

皇上也久矣所以不敢者以有名分在耳  
沈慶之以信則我

皇上等於一匹夫生命不能保一日之安  
矣嗚呼痛哉嗚呼修哉然此猶於我

皇上一身而言也以淑報全為誇之  
皇上沈慶之懷繼之者許乎必為孺子嬰

耳西后及頑固黨善抱以為名位舊  
行規特之政策以相制其民輪回與俄羅

斯則孰能不止乎即使之長君向我  
宗室之中皆執務立官集之子無一英武

者能望其繼出

皇上了執而屬推改革乎如是則

必止若此望之者有之皆族子則時七十七也



者能望其继也

皇上之執而屬我改革乎如是則

必止若此中之各者之皆族也則此七十也

弱神昏氣老但知富貴不知國家安能

有名若此中之民向乎別人智未開固

能不立有越約者信者則不道為人驅

除耳各省庶姓而強敵勢利割之

如是則必死然則可以救國者存我

皇上更在他人也而合

皇上之危險若此之強等所以仰天推心而

泣血也 而強等固知

貴邦必以此視 難者必思所以拯之

特細細審信以有所待耳 然無論

如何必當求保全我

皇上之信與生命然後他日有可圖焉

慶立之後事源數月新君之名義已

定則能執仗義執言無所為計矣故

而強等今所以求援也

必公者有二事其一事則求矢

矜大使仗義以法我政府 書為立

新君則日本必不認則彼頑固者或有

所恃其他之一事則求代

明公政一事在於張之洞氏勸其為特

正義句徇偽命也張氏本大吏中敢

新君創日本必不認則彼頑固者或有  
所恃其他之一事則以此

明公政一事於張之洞氏勸其當特  
正義句徇偽命也張氏本士夫中

可證之人向與改革派相提携不意及  
殉難室中之楊銳譚嗣同皆其所薦

也政變以後畏罪逃禍乃大反其平

日所為以媚政府故數月以來其守舊之態

視尋常頑固豈敢加甚焉而政府賊臣

亦遂因而用之同月前榮祿派遠席傳

霖入武昌實初張援慶言之乃云故

為張氏能為慶黨為慶黨反對則彼等

猶有所恃張能與慶黨人然有姓名

之心尚可迎導而轉移之張之仰慕

明公張如神明若

明公能知彼一事者責以去義我則張氏或能

惻然而改而我

皇上之位與生命或可之藉以保全則

受

明公之賜者知獨身起事而已

明公經營大局目光如炬其必有以處

此無任注血行命之正國迫切之極

語無倫次伏乞

無諒

吳炳超 叩

魏有所悖張氏碑銘

志尚可近導而轉移之張之仰慕

明公強如神明若

明公能知彼一書者其心去義我則張氏或能

暢然而改而我

皇上之信与生命或可之藉以保全則

受

明公之賜者知獨有起筆如也

明公經營大局目光如炬其必有以處

此無任注血待命之至願迫切之極

語無信次伏乞

無諒

果如起石好

公羊約言甫信十日

雲曾集天璽紀功碑



入

少石以表何百口九  
扣原方 吉田野

早稻田

伯雷討大隈重信殿閣下

惠啟